

歷史與空間

年貨記憶

肖薊

小年的頭天晚上，吃過了晚飯，剛收拾完畢，老伴就建議：明天開車出去買年貨。聽了這話，女兒笑着說：都什麼年代了，物產豐富，市場繁榮，東西隨時都有得買，何必急着買年貨呀。女兒語音剛落，我也「幫腔」幾句：如今好日子，天天都過年。很多東西，以前有錢買不到，而今就怕沒有錢。話雖這麼說，可還是勾起我對年貨的絲絲記憶。

年貨，顧名思義，就是在過年之前，慷慨解囊、想方設法購買某些平常時候買不到、難得買的物品。我理解，但凡與過年有關的物品，都可以稱之為年貨，或者說都是年貨。

年貨如同社會，也在「與時俱進」。五六十年前，年貨很簡單。記憶中，小時候在出生地莆田，每到春節前，父母除了為我們兄弟幾個做一身廉價新衣、買一雙便宜新鞋，便是想方設法，準備若干黃豆、糯米、紅糖等，以便做豆腐、包紅糰。父母可謂「心靈手巧」。就拿做豆腐來說，黃豆浸泡一個晚上後，父親扶住「丁」字形磨推子，雙手一屈一伸，持續推磨；母親不時轉動的磨盤「洞眼」裡添加豆子。當經過浸泡的黃豆磨成液態粉漿後，吊上一個約80厘米的木質十字架，用密度較大的白色紗布與之緊接，形成柔軟的「過濾包」，把粉漿倒入「包」中，連搖帶晃，進行過濾，使豆渣和漿汁分離。爾後，把漿汁倒進大鍋裡。父親在灶下續火，母親在灶上操作，我們在一旁觀看。當漿汁猛火燒開後，「停火」一段時間。隨著溫度下降，鍋裡燒開的豆漿表面開始結皮，結到有黝黑褶時，母親先是用嘴吹一吹，繼而以拇指、食指、中指三指配合，在皮面上輕輕「捉拿」一下，如果皮不破裂，說明厚度適中，便用一筷子，從皮下穿過，把整張皮從鍋裡提起來，插到一邊晾乾後，就成了「豆腐皮」，留着正月裡來了客人「煮點心」用。「提取」過幾張「豆腐皮」，便將豆漿從鍋裡舀到缸裡，稍微涼一涼，點上適量瀘水。只見母親一邊小心翼翼點瀘水，一邊用水瓢輕輕攪動。同時，睜大眼睛觀察豆漿的變化。當豆漿變「腦」，生成一朵一朵豆腐花，與清水「互不相容」時，在桌上擺好壓豆腐的正方形

木框、鋪上洗淨打濕的布塊，將豆腐花舀到木框裡，水會往下流出來，而豆腐花則沉積其中，待水流得差不多了，將布塊平平包住，先壓上一塊與木框內徑相同的木板，再加壓幾塊石頭。等到沒水流出來了，揭開木板和布包，用刀切割成塊狀或片狀，又白又嫩的豆腐就做好了。做好的豆腐，根據需要，或炸或煎，或燉或煮，悉聽尊便……

除了這些，臨近年末，父母還得七拼八湊一點錢，買上一兩斤豬肉，有時還會買點帶魚之類，就可以高高興興、團團圓圓過大年了。

那時，國家物產匱乏，我家極度貧困。別說山珍海味，即便今天看來，十分普通的水果，也可望不可即。我是12歲那年，跟隨響應政府號召的父母移民閩北山區建陽的。依稀記得，在莆田時，有一年春節，按莆田的風俗習慣，正月初一我們優哉游哉、又蹦又跳出門「遊春」。當我和兩個雙胞胎弟弟來到同村一個少年朋友家中時，但見他家廳堂正中一張「八仙桌」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供品」。記憶猶新、沒齒難忘的是，其中一盤金黃金黃的橘子，不單吸引眼球，而且令人垂涎。我擔心弟弟嘴饞，讓人笑話，不敢多作停留，藉口要去其他朋友家串門，拽住兩個弟弟的手，趕緊從他家廳堂退了出去。其實，我自己嘴裡也溢滿了口水……

在與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裡，我不曾買過任何年貨。我第一次買年貨，是40年前的事。1977年6月，我由連隊文書提拔為排級軍官。1978年春節前夕，分得幾張購買年貨的票證。當年，商品供應極度匱乏，國家為了保障供需平衡，對城鄉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實行計劃供應——按人口定量發行糧票、布票、油票、魚票、肉票、糖票等專用購買憑證，這些憑證通稱為「票證」。任何公民，沒有相關票證，就算你有錢，啥也買不到。那時的我，雖然是個快樂的單身漢，但還是很珍惜這些定量供應的年貨票證。

當我按照票證上指定的日期，從九江市大校場營區來到九江軍分區「軍人服務社」時；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大群排隊購買年貨的軍人或家



春節臨近，人們忙着置辦年貨，選購福字或春聯，喜迎佳節。

屬。憑票供應的年貨，從品種到數量都不多。記得其中有兩瓶四特酒、幾包大前門香煙、一斤白砂糖，外加幾兩黃花菜、金錢菇等。參軍入伍前，我在閩北山區生活了幾年，上山採過香菇，品質好的香菇，「腳」短而「肉」厚。可是，當時供應的金錢菇，直徑及厚度，都與當下流通的一元硬幣差不多，而「腳」卻細長細長的。看到這樣的金錢菇，我嘴上沒說什麼，心裡卻在嘀咕：這樣的香菇，能有多「香」？

後來，我成了家。平常時候，採買之類的事，多由妻子負責。不過，每逢春節，我也少不了為年貨發愁——不是兜裡沒錢，而是物品匱乏。1990年初，我和妻子同時從江西九江調回福建建陽工作。那時，票證時代雖然結束了，但物產還不夠豐富。因為臨近春節，考慮到儲存「年貨」需要，一台用了多年的舊冰箱，也捨不得送人，而是千里迢迢，隨車運回福建。到了建陽，剛剛住進戰友老呂幫助在建陽軍分區大院內租到的房子，顧不上其他家務，第一件「大事」，就是夫妻雙雙走上街頭，多多益善購買年貨——從冰凍雞、冰凍鴨，到冰凍墨魚、冰凍豬蹄等，買了不少，把整個冰箱塞得滿滿的。似乎這樣，心裡才踏實，才算是豐盛。

時代不同了，經濟發展了。隨着國家步入初步小康社會，城鄉居民物質生活水準不斷提升，一個最為直觀的現象，就是從城市到鄉村，從平時到年節，各類商品，應有盡有，琳琅滿目，任意挑選。不論是官是民，只要不差錢，除了法律禁止的，比如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之類，想買什麼，就買什麼，要買多少，就買多少。不僅如此，消費者真正成了「上帝」，春夏秋冬，逢年過節，不怕買不到東西，就怕你不想買呢。

書若蜉蝣

葉輝

世界各地公墓面面觀

話說巴西桑托斯「公教紀念公墓」設備齊全，當中除了安置骨灰甕、棺材的房間以及用作家庭墓地的空間之外，尚有地下墓穴、守靈室、火化場、小教堂、車輛博物館等等，在樓頂上還有一間小食店；公墓周圍為一大片花園，當中包括森林及瀑布景觀，每一樓層俱設有編號分區，當親屬乘電梯到達此一樓層時，棺木已等候，當中可容最多150個墓葬，配有高度通風系統。

與很多歐洲國家類似，此一墓葬空間只供租用而非購買，就在三年之後，當遺體分解時，就會轉移到此一建築的骨灰甕；桑托斯其實並不缺空間，故此空間效率並非真正的限制因素，然而，「垂直墓地」已在空間效率極其重要的世界各地出現了。

且說在以色列城市特拉維夫就有新規定，限制當地的民眾購買戶外墓地；而雅肯公墓(Yarkon Cemetery)現正修建可容納25萬個墓葬的高層建築；在初期猶太人的極端正統派對此建築抱懷疑態度，然而，其後當地的拉比宣佈，建築符合教規；其實在建築中有很多裝滿泥土的管道，從而讓每一層的死者仍可與大地有所聯繫。

就在2011年，查德拉瑟加·維爾摩胡甘(Chandrasegar Velmourougane)與同事費列特·羅馬立克(Fillette Romaric)就在巴黎設計一座垂直墓地，墓地面積為長寬各25米，假若採用土葬，最後可容納200人，但假若將死者葬於多層建築的話，則可容納1,480人。

事實上，那是不尋常的安葬方式，或者可賦予死亡某種21世紀的元素，維爾摩胡甘遂有此說法：「在設計建築之時，每一個埋在墓地的死者，親友俱可將紀念木條放置在建築物外牆，就在死者周年紀念日，相應的木條就會亮起，展示在周圍環境中存在的一種方式。」

當然，亦有一些出於實際而必須考慮的因素，或者與死者安息的想法很不一致；倫敦市政公墓就已着手於一些墓穴的再利用，但卻不必打擾遺體，事實上，倫敦公墓非常有遠見，很多舊地俱為6人設計，其中一些墓地挖掘得很深，那就可應用於兩次葬禮。

比如說，倫敦就有維多利亞時代的墓地，早已長滿荒草了，墓碑卻不斷提醒人們，終有一天，死者的親友俱會死去；如果死者長埋地下，就在幾個世紀之後，死者的遺體終於會爆滿，「垂直公墓」可能會變成廢墟了，要維持此一系統的唯一方法，就是回收，然後再利用墓穴；至少就倫敦而言，要讓民眾接受先人的墓地被挖掘，猶有很大的路要走，甚或指向違法行為。

墓地管理人員有此說法：「雖然可在75年未經使用的情況下，挖掘再利用舊墓地，但對那些並非安葬在土裡的垂直墓穴而言，規定並不適用；將墓碑全部清理，再建造公墓似乎很簡單，但挖掘再利用墓地更為優先舉措」；人們都認為那是紀念祖先的美好方式，安息在風景寧靜之地方，皆因他們並無在普通公墓中佔一席位置。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七十四)

元代高僧釋英(之一)

滿樹東風啟  
地頭昨夜狂  
白花雲香  
落盡



元代高僧釋英詩(之一) 素仲配畫 甲午秋日

釋英(生卒不詳)著作有《白雲集》三卷，收錄詩作一百五十首。高僧釋英肯定是一個愛花之人。此詩中的「樹頭花落盡，滿地白雲香」，是如此美麗的落花詩。另外一首又有「風吹花落地」之句可見詩人愛花、惜花、憐花。對滿地落花懷着深情，即使花落了，但仍留滿地香。頗有陸游詞「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之意境。但禪詩一定別有含意，即使落花也能給我們開悟，有用的生命即使完結了仍奉獻餘香。但這「滿地白雲香」的白花是什麼花？是白梅花吧！

時常聽人說，有的人去世了，但仍活着；有的人仍生存，但如已死。生命倘能在離開仍留下餘香，那就不枉此生了。無須是什麼大人物，或是作出大貢獻，只要把自己責任做好，把工作做好，把身邊需要照顧的照顧好。有情有義有始有終地走人生路，那也不枉一生了。

絲路詩絮

拉·阿利莫夫 (塔吉克斯坦) 宋紅譯

北京之靈

超級北京，廣告兇猛， 在北京，食無慮，寢不憂，居有所； 霓虹閃爍，霞蔚雲蒸； 在北京，享生活，有關愛，好心情； 民宅胡同鎖歷史， 美夢中你回到青春年代， 聽聞京城脈動聲。 東方神仙帶你逍遙天宮。

皇家宮宇，氣勢恢弘， 北京無處不歷史， 智者教人向善，百姓深諳世情； 皇城石獅吐真情； 悠悠天地自在， 庭院曲折通幽處， 朗朗乾坤澄明。 恍若兜率廓中行。

笑對生死，直面庸碌， 吾發宏願胡胡常留北京， 總有喜宴招搖，不乏珍饈佳餚； 悠久傳統得傳承； 爆竹噼啪驅惡鬼， 珍惜北京如同珍惜心臟， 迎來吉祥安寧聲。 就像對待生命中最寶貴的爱情。

白晝畫燈非奇事， 四海高朋聚京城； 好客首都聚賢達， 管你東西南北中。

生活點滴

人魚徐

沉醉於喜慶的元宵節

元宵節，也稱「上元節」。孩提時，最喜歡賞燈，我們將元宵節的花燈稱作「迎上元燈」。

歷來，世人都將元宵節視為春節的收尾一天，踏着春之旋律，捎着春的信息，過完元宵節後，熱鬧活躍的節日生活就告一段落。因為過完節，大家都得收心開始工作了，農人該下地春耕，城市人該上班，而所有城鄉的孩子也該上學。

每年「迎上元燈」，都是孩子心中最幸福的時刻，城裡城外，大街小巷，家家戶戶的孩子在夜晚來臨時，都會提出自己的燈籠出來溜達。燈籠分為簡單的圓燈籠、魚燈籠和花燈籠……每位小朋友都在心中暗暗較勁，比畫誰的燈籠更漂亮、更精美。如果能擁有一個別樣的燈籠，就會吸引小夥伴們羨慕的目光，這的確是非常讓人驕傲的事情。

燈如海，花如潮，歡天喜地度良宵，火樹銀花不夜天……那時的我，買個燈籠都

得仔細挑選，為了一個滿意的燈籠，而費盡心思是常有的事。每一次買燈籠，手裡緊緊攥着嶄新的壓歲錢，在燈籠攤位前猶豫不決：一般的燈籠，怕被小夥伴比下去，好看又有新意的燈籠，往往非常貴，擔心壓歲錢全部花光。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歐陽修的一闕《生查子·元夕》，屬於燈籠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元宵吃過晚飯，孩子們就期待着天快點黑，好出門「迎上元燈」。天剛暗，就看見街頭有小小燈籠亮起，於是每家每戶的孩子，都迫不及待地跑出門，街頭巷尾瞬間亮起無數燈籠，小夥伴們開始提着燈籠走街串巷，男孩大聲吶喊着歌，女孩則羞澀地竊竊私語。夜幕中，我們享受着「迎上元燈」的快樂，可以用「心花怒放」來形容。造型別致的各式燈籠五光十色，熠熠生輝，競相媲美，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那形神畢肖的金蛇燈宛如

祥龍，昂首擺尾，翻騰纏繞，起伏有致，讓人不禁心生「豐稔龍年留喜氣，小康蛇歲溢春潮」的喜悅。

這時候，放煙花，燃鞭炮，逛廟會，賞花燈，看大戲，猜燈謎，品小吃，同樣是元宵節的喜慶方式，堪稱民俗文化的大餐，舞龍燈、耍獅子、扭秧歌、踩高蹺、划旱船、唱大戲、說相聲、變魔術、玩雜技，塞外腰鼓、陝北民歌、山東快書、揚州評彈、江南絲竹、京劇越劇昆曲黃梅戲……你方唱罷我登場，吹拉彈唱，盡情歌舞，激情四射。

當然，孩子們絞盡腦汁的壓軸大戲是猜燈謎，這是鬧元宵的經典節目。商場中，一張張寫有燈謎的紅紙條掛滿大廳，猜謎的人裡三層外三層，擠得水洩不通，小夥伴們或翹首默想，或低頭沉思，個個凝神磨腦，絞盡腦汁，力爭射中。如今，數十年過去了，元宵節的快樂仍留在記憶中，難以忘懷。

豆棚閒話

曾卓然

巡禮：一種書寫儀式

——說葉曉文與《尋牠》

曉文在大學時代就是我們同學之間最好的一位小說作者了。畢業後對她的寫作一直沒有中斷關注，也很慶幸她能在香港以全職寫作者為事業。對她的寫作當然喜歡，也多次和她談過，最近卻發現竟一直未有把想法好好寫出來。她的自然書寫系列已經來到第三本，由畫花草到動物，繪寫的方向也愈來愈清晰了。

葉曉文的新書《尋牠》寫的是香港的動物，讀者總能從她的繪畫中得到喜悅，因她畫的動物實在太可愛了！她到底是一個溫暖而善良的人，從畫中常帶暖的用色就可感覺到，那些在野外的日子，日光映照下的溫暖。而且所畫的動物都帶有善良的眼神，說那是動物的眼睛，不如說是作者對眼前動物關懷的投射。葉曉文的書聲色俱美，但除此以外，她的書寫還有更重要的概念性特質需要說明。

葉曉文的書寫過程帶有儀式性的特質，我稱她為一種「巡禮式書寫」。巡禮在日本文化中有的獨特意義，而為了方便說明，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有特定目的的旅行，或許是回到某一個地方，也可以是為了追尋一些東西而作一系列探索。而此一旅程，往往帶有儀式性，意思就是旅行中必須完成的事情，必須到達某一個地點。

葉曉文的巡禮，就是對香港山野的巡禮。

曉文說她所畫的動物，必須是她親眼所見才能畫得寫；這在互聯網大量複製的時代，實在是不可思議。她的寫作不同於戶外寫生隨手隨畫，因為這樣見到什麼就畫什麼反而可能更隨意輕鬆。她會先選定希望尋見的動物，了解其習性和棲息地，然後再出發尋訪，這樣的旅程，自然不是每一次都有收穫，這樣的巡禮注定就是一次修行式的旅程。她自言這些是她寫作的「隱藏規則」：「不願紙上談兵，只有親身觀察，才能寫出情感真切的文章。」所以聽她講追尋動物的故事，往往患得患失，動物難尋，尋見了想拍照，卻跑得飛快，一轉眼就不見了，實在放棄追尋了，牠卻忽爾在眼前。最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張對焦模糊的照片，但在曉文眼中卻是鮮活的經驗。

葉曉文的書寫和一般的圖文繪本不同，文字帶有強烈的行記性質，會詳細記錄登山涉水的發現過程，追求與動物「初見」的印象，而非欲求典型完美的標本品相，也不是非要記錄珍貴難尋的動物，就是野貓野狗，只要有緣，也為牠們畫下畫像。這就和一般「博物學寫作」或者收藏者的慾望不同，並非在追求物種分類完整，或是把所有動物都收集一番，而是記憶一段時空之下與動物的交往。她的作品不僅是視藝與文藝的結合，更在個人情志的表達與帶有科學精神的考察

之間取得平衡。曉文並不是在追求「典範」，她的繪寫追求的是更加流動的創作過程，在巡禮中，和動物相遇相處，繪畫在寫實的基礎上投以感情，記錄當下；亦發揮文字善於敘寫時間變化的長處。葉曉文建立了一種專屬於她的創作模式，找出了屬於她的聲音，從尋花到尋牠，花鳥蟲魚，不亦樂乎。



《尋牠》 作者提供